

Shige Langsong Jishu

第三版

诗歌朗诵艺术

陆澄 著

朗诵水平等级考试指导用书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Shige Langsong Jishu

第三版

诗歌朗诵艺术

陆澄 著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歌朗诵艺术/陆澄著.—3版.—上海:上海
人民出版社,2016

ISBN 978-7-208-13420-1

I. ①诗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诗歌-朗诵-语言艺术
IV. ①H0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72622 号

责任编辑 罗俊华

封面装帧 夏 芳

诗歌朗诵艺术(第三版)

陆 澄 著

世 纪 出 版 集 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20.5 插页 3 字数 250,000

2016 年 4 月第 3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3420-1/J·422

定价 45.00 元

弘扬文化傳統
吟誦優秀詩歌
深入廣大听众
提高人民素質

周巍峙書

中国文联名誉主席周巍峙为本书题词

在人间撒播鲜花

——《诗歌朗诵艺术》再版序一

赵丽宏

这几年，上海的诗歌朗诵活动搞得非常红火，从区县的文化馆、图书馆，一直到上海图书馆，甚至上海大剧院，各种主题和形式的诗歌朗诵会，连续不断地推出，气氛优雅热烈，听众踊跃，成为上海这座大都市令人神往的文化风景。

谈到上海的诗歌朗诵活动，人们便会很自然地想起陆澄。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，陆澄便一直致力于推动诗歌创作的繁荣和传播。他在上海广播电台主持的一个诗歌节目“午夜星河”，坚持了很多年。他在电台推荐诗作，介绍诗人，朗诵诗歌，成为国内独一无二的空中电波诗歌节目。每天深夜，陆澄的吟诗声在空中萦回，牵动无数爱诗者的心。也是因为这个持久而成为品牌的诗歌节目，陆澄曾荣获“金话筒”奖，这是他们这个行业的最高荣誉，他当之无愧。陆澄把这个荣誉归功于他所钟爱的诗歌。陆澄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节目主持人，也是一位有个性的诗人，他创作了不少朗诵诗。最近几年，陆澄将很多心血和精力

花在了弘扬和推广诗歌朗诵艺术上。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节目主持人,他身体力行,经常在各种场合朗诵推介诗歌,深受听众的欢迎。上海的各种诗歌朗诵会,几乎都有陆澄的身影,他参与发起,参与组织,并且常常身兼朗诵会的主持人、诗作者和朗诵者。上海的诗歌朗诵活动能够如此红火,也有陆澄所作的一份努力。

我和陆澄认识很多年,缘分皆因诗歌。将近二十年来,我和他的交往,都是为了和诗歌有关的活动,他对诗歌事业的热心和执着,使我感动,也令我钦佩。陆澄不仅是一位诗歌创作和朗诵的实践者,也是一位善于总结,勤于思考的理论家,他总结多年诗歌朗诵的经验和体会,写成专著《诗歌朗诵艺术》。此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诗歌朗诵的艺术规律,从诗的选择、审美、理解,到朗诵中的种种技巧问题,对各种题材和体裁不同的诗歌朗诵,书中都有分门别类的论述,对诗朗诵的配乐,以及朗诵会的策划组织和形式的创新,也有细致而独到的阐述。诗歌朗诵,决不是照本宣科,从某种意义上说,需要朗诵者对被朗诵的作品进行再创作,陆澄在书中阐述了朗诵者提高自身修养的必要和重要。这些,都是生动的经验之谈,也是见解独到的理性思考。可以说,这是一本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书。对爱好诗歌朗诵的读者,这也是一本难得的工具书。

陆澄告诉我,他的新著《诗歌朗诵艺术》就要再版,希望我为此书的新版本写一篇序文。一本谈诗歌朗诵的书能重版,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,这说明陆澄在这个领域中的影响,也说明对诗歌朗诵有兴趣的读者大有人在。诗歌是心灵的花朵,而诗歌朗诵,是在人间撒播真善美的鲜花。这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事业。在《诗歌朗诵艺术》再版之际,写下这些感想,也是为陆澄喝彩吧。

己丑秋分,于四步斋

读《诗歌朗诵艺术》有感

——《诗歌朗诵艺术》再版序二

王 群

说起朗诵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诗，诗朗诵的历史最悠久、形式最普遍，指导诗朗诵的文章也最多，其中陆澄先生的《诗歌朗诵艺术》是我读过的有关诗歌朗诵论述最全、最细、最透、最新的一本专著。这是我读《诗歌朗诵艺术》的最大感受。

说这本书论述得“全”，是因为书中内容涉及诗歌朗诵的方方面面。从“作品的选择”到“案头的加工”，从“朗诵的策划”到“朗诵的配乐”，从“朗诵者的修养”到“朗诵者的创作”，从“抒情诗的朗诵”、“散文诗的朗诵”到其他各种诗体的朗诵。的确，朗诵艺术创作是一个系统工程，与文本、辅助手段、技巧、朗诵者的文化素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缺一不可。

说这本书论述得“细”，是因为书中内容关乎诗歌朗诵许多微观之处。无论是有声语言的音准和音色，还是态势和仪表，哪怕是一个感叹词“啊”的音变读法、一种排比句式的表达，甚至朗诵会串联词的撰写，

只要与诗歌朗诵相关的问题都阐述得非常具体。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的小问题,都直接影响到诗歌朗诵创作的艺术效果,虽然细微但很重要。

说这本书论述得“透”,是因为书中内容深入到了诗歌朗诵的核心。“阅读与理解”、“创作与感受”、“表达与想象”三讲,抓住了艺术创作“意”、“情”、“形”三大要素进行了深入的探究,分析得非常到位;尤其在外部技巧的运用方面,本书作出了必要的取舍,舍“语调”“重音”,而着重谈论“停连”与“节奏”,这个与诗歌朗诵运用技巧关系密切的问题,直逼事物本质。

说这本书论述得“新”,是因为书中发表了许多自己的独立见解。比如第七讲“停连的活用”,指出了“修辞性停连”同“感受”和“想象”乃至“态势”的关系,在论述“停连与态势”时提出了某些诗句如果“配以视像和手势动作,进行‘如临其境、如见其景’的直观引导,在视觉上强化语言所表达的‘空间’概念,让观众更具象化地感受诗意内涵”的观点,颇有见地;再比如第十讲“啊”的发音,提出了“‘啊’的变通读音”及“‘啊’的语境活用”的看法,也很新鲜,很受启迪。

《诗歌朗诵艺术》经常说的一句话是“朗诵实践使我体会到……”,陆澄先生不仅是参与朗诵活动的积极分子,更是上海许多大型朗诵活动的策划者、组织者,他在许多感性体会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思考后,凝结成的这本融学术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专著面世,成了朗诵爱好者的福音,正如书的封底文字所言,它给朗诵者打开了一扇“知性、感性、灵性”的诗歌朗诵艺术创作的门窗。

2009年9月7日

(作者为华师大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序

丁锡满

中国的语言真奥妙。有些话字面上和实际的意思正好相反，褒义的词表达贬义的意。如“说的比唱的好听”，并不是真的认可你的表态，而是讽刺你口是心非。不过在实际生活中，说的真的有比唱的还好听的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全国十佳广播文艺节目《午夜星河》创办人、“全国广播十佳节目主持人”、“金话筒”陆澄说的就是好听，绝对比一夜成名的“超女”唱的、比电视连续剧结尾嚎的好听千倍万倍。

听陆澄说话是一种享受。他的声音是经过磨床磨过的，是用漂白粉漂过的，是过滤器过滤过的，糯糯的、滑滑的，没有一点儿杂质，就像喝五粮液，一到嘴边就滑进肚里。所以我周围的人都喜欢听他说话，做他的“粉丝”。所幸这几年同陆澄接触很多，可以经常听到他的金声玉语。上海诗词学会、上海楹联学会、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举办的许多活动，如天台山诗会、佘山重阳登高诗会、醉白池端午诗会、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万名中学生大歌咏会等等，这些活动的酝酿和组织，陆澄都是主力。戏有戏痴，画有画癖，凡是成功人士，都醉心于自己的专业，行行

出状元。陆澄也是这样，一谈起朗诵，他就来劲，就拼死拼活地干。他于朗诵艺术，心里有一团火，不断在释放，不断在燃烧。

陆澄说话为什么有魅力？看了他的新著《诗歌朗诵艺术》文稿，才知道说话也是一门学问，大有讲究的。话剧演员、广播电视的节目主持人，他们的梵音妙语之醇厚清丽，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修炼的成果。这种修炼既有语言本身的训练，更多的是文化知识的修养。有高度的文化修养，才会深刻理解诗人、作家创作的本质，才会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感情。

陆澄对《将进酒》的理解，就使我佩服。诗的开头两句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”，十分豪迈奔放，一般朗诵者是以歌颂性的语调来表达。陆澄不仅从字面上理解这首诗，还注意到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正值“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”之际，故而借酒消愁，抒发人生苦短之感慨，因此就不宜用乐观、昂扬的语调来处理。

我总以为，在新闻媒体中，报纸编辑的文字工夫高于广播电视的记者编辑，其实也不尽然。陆澄虽然是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，但是他的文化修养、文字功底，却是一般报纸记者所望尘莫及的。《诗歌朗诵艺术》不但是一部朗诵艺术的学术性专著，对于从事广播电视、电影戏剧等语言工作者是一部专业教材，就是对我这样的文字工作者来说，也受益匪浅。陆澄真是一位饱学之士，他不但通读古今中外诗人的诗作诗论，还广识博学，连修辞学都有深刻的研究。他本身又是诗人，是上海诗词学会、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主力会员。正因为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，所以才能深刻地理解作品的内涵，正确地表达作品的情感。

从陆澄的专著《诗歌朗诵艺术》中我感悟到，做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，一定要有广博的文化修养。在2007年解放日报举办的《文化论坛》上，原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范敬宜同志就专门论述了这方面修养的重要

性。我们很多同行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，我们经常在报纸的副刊上看到引用古人诗词的错字，对于这种错字，如果你有古典文学的修养，懂得诗词格律，即使没有读过原作，也会一看便知的。

多才才会多艺。陆澄之所以荣获“金话筒”称号，他的朗诵艺术，就来源于他的高才和博知。

2007年7月25日

（丁锡满：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《解放日报》总编辑，现为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）

诗朗诵和朗诵诗(代自序一)

陆 澄

诗的传播有两大途径:文字的和声音的,前者诉诸视觉,后者诉诸听觉,各有各的功用,两者不可偏废。相比较而言,声音的传播另有一功:让语言附着于悦耳的歌喉,用抑扬顿挫打造出它的神韵——这便是朗诵;还有音乐的陪衬、现代音响的润饰、舞台美术的装点……文字符号被注入了声势情态,真了、实了、活了、美了,成了有血有肉的艺术生命、有声有色的文学精灵。现代人的“阅读”,已经不满足于“一目了然”,尤其是诗,本就具有“平平仄仄”、“抑扬顿挫”的音乐性,诉诸听觉,可以获得“立体”的审美愉悦;诗歌乘着声情的彩翼,更易于直抵肺腑,叩响心灵,且能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
这种能听的诗,便是朗诵诗。朗诵诗是诗歌中的一类。诗要能听,便有讲究,概括地说要遵循四条原则:上口、入耳、合情、生趣。

朗诵表演,以情带声,情之所至,一气呵成。“上口”,就是让诗歌语言的形和意在朗诵者声音再现时达到一个“顺”字:词义搭配规范有序、结构关系简单明快、表情达意要言不烦,这是句子之顺;抒情叙事线索

单一、段落层次脉络分明，这是结构之顺。作品事理顺，诵者表达畅，技巧发挥才能灵动自如、游刃有余。“入耳”的道理与“上口”一脉相承，诵来顺口，听来顺耳。但不仅如此，听诗不比看诗，声音如雀，一去无踪，难以反复，因此，朗诵诗词不可生僻，语言不能艰涩，寓意不宜太过婉曲深奥，尤其忌讳意象虚空、主旨隐晦、着意费解、笔调莫名的各种“流派”；既让人听，就不能“自说自话”，表情达意要讲求到达率，给听者以足够的“知晓权”。“入耳”更要求得语言的韵律感、音乐美。新诗不必强求“韵”和“律”，但“韵律”本为“听”所设，朗诵诗不用岂不浪费“资源”？退而言之，即使无韵律，也应有节奏，否则与“散文”何异？朗诵表演有着独到的交流性、感染性和鼓动性，诵者以诗为媒，服务听者，理当适其需、投其所好。朗诵诗应抒真情、表诚意、明实理、言大志。不能假大空，不搭花架子，还要摒弃一己小我之态，字字句句应落在听者的心上，这就是“合情”。好的朗诵诗不仅情达意至，还应别出机杼，体现风采，酿造诗趣，让人过耳难忘，不厌其听，回味无穷，甚至终身受用。这样的好诗有的是，像邵燕祥的《谜语》、张志民的《“人”这个字》等，不仅充满理趣，而且饱含谐趣。有“趣”的诗，赋予有味的朗诵，必然出彩叫座无疑。

鲁迅先生早就说过：“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，但究以后一种为好。”好在何处？大概就是独具传播和普及之长。都说当下读诗没有写诗的多，虽然夸大其词，却也道出了一个现实：诗歌传播有“梗阻”。试想，如果多一点“嘴唱”的朗诵诗，让诗去冲破书卷的羁绊、无声的禁锢，口耳相传、声情并茂，境遇是否会有所改观、“读诗”人是否会有所增加？退一步说，如果朗诵诗写来不易，那么，诗人们笔下能否多出一些“可朗诵诗”？

（此文原刊登于《上海诗人》报 2006 年第 3 期）

人声与人生

——朗诵艺术断想(代自序二)

陆 澄

人类以“呱呱”之音标志生命的新起点,人生始于人声。

人们把人声比作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,它的神奇在于:与生俱来,终生相伴;无师而通,从心所欲。无论男女童叟,不分地域族裔,这“乐器”人人自备自拥。这真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世上最精密也最简便、最高级也最寻常、最昂贵也最低廉的一种“乐器”了。朋友,属于你的这件“乐器”,你相知有多深?珍爱有几分?操持有何能?

这“乐器”,能“发妙声于丹唇,激哀音于皓齿”,古往今来,人类尽其所能,或用以编织音符、演绎曲调,“英英舒喉”“抵掌讴曲”,这便是“歌唱”;或用以激扬文字、张弛语调,赋话语以节律,快慢徐疾,抑扬顿挫,我们称之为“朗诵”。

“朗诵”一词,《现代汉语》词典的释义是“大声诵读诗或散文,把作品的感情表达出来”。它说明朗诵依附于文学作品,是文学表现的另一种方式和手段,是借助语音这一工具完成的有声创造,是现当代的一种独立于其他表演门类的语言艺术。它根植于中华文化的魂脉,源远流

长;繁盛于社会大众的精神生活,枝繁叶茂。

朗诵的“基因”,是语言和文学的结合体,朗诵的过程几乎可以看作“语文”的活动;“语”为其形,“文”乃其质;从传播的角度说是润物无声的“语文”教授;从实践的角度说是潜移默化的“语文”学习。那么朗诵会岂不是语文教学的“第二课堂”?而这样的“课程”正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文滋养、心灵美育,何其关键,何其重要!

“朗诵”很容易:只需识得方块字,就凭一张嘴“大声”开口、有“感情”表达,就算“准入”朗诵之列了,朗诵其门几乎敞向所有能发声言表者,这是值得宽慰的;然而“朗诵好”有些难:“诗歌或散文”们纵然气吞山河、情动天地,却无声无息地躺在书本上,也仅凭一张嘴,要让这些抽象的方块符号,从平面的纸页上“站”起来,动起来,活灵活现,有声有色,成为“立体”的情景物象,所谓“一字新声一颗珠”,就不是一般的功夫了,这又是不可小觑的。

高尔基认为文学是“人学”,而朗诵以文学作品为本,朗诵者要抵达朗诵艺术高峰,就必须细细地“琢磨人”:颖悟人类真谛、体验人生况味、洞达人世百态……这看似一种“诗外”之功,却是朗诵创造登临绝顶而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“内功”,声音、语言、技巧等,都将臣服于它。正如鲁迅所说:一个文学工作者,“社会阅历不深,那也是无法创造出伟大的艺术品来的。……故对于任何事物,必要观察准确、透彻”。真正的朗诵家应当是半个“人学”家。

应当感恩我们的远祖先贤,创造并馈赠给我们如此优美动听的汉民族言语音系:字含声韵,调分平仄,吐词见轻重,遣句有节律,用以言情表意,抑扬跌宕,徐疾张弛,百般姿态,万千气象,堪称文字做成的音符,言语谱出的旋律,令人珍爱和崇尚。朗诵,便是用它来为文学“度曲”,诗文华章一旦诉诸言语声律,便宛如大鹏展翼,任由翱翔;朗诵者的真功夫,就在于把这文之声、语之曲的每一个音素合情合理地发挥到极致。

朗诵的近邻是诗歌,因为诗歌归属“韵文”,讲究音律节奏,由古至今概莫能外,因此必然为口耳之学的朗诵所首选,甚至说“诗歌合为朗诵而生”也不为过。汉语诗歌与汉语音系合璧,所产生的“音响效果”堪与天下语种媲美,朗诵者应当深谙个中精妙奥秘而倍加敬惜,在实践中细致入微地用好每一个音素符号,让它在我们的声腔“乐器”中绽放光泽。

“诗为心之声”,也是“文学中的文学”,它集中体现文学的特质,即如司马光所言“文章之精者尽在于诗”,它是人类思想的阳光,灵魂的神曲,语言的结晶,人文的宝库,“片言可以明百意,坐驰可以役万里”,甚至“落笔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”。孔子把诗歌的功能归纳为“兴”(让人情感愉悦)、“观”(借助阅读观察社会人生)、“群”(聚拢人心团结民众)、“怨”(表达不满批评社会),可见“诗”者实为“师”也,传道、授业、解惑另有一功;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,朗诵从诗歌起步,是攀援艺术乃至人生高峰的通途要径。

文学之“诵”绝非仅是声音之“送”,究其实,是一种有声有色、科学有效的阅读行为。朱熹谈读书有“心到、眼到、口到”之说,“口到”便是诵读,当今称之为“有声阅读”,这是种传统而又先进的阅读方式:一册在手,眼观之,口诵之,双“管”齐下,知识信息的吸纳存储自然要比无声默读强烈深刻。何况当代之“诵”更重内容再现的精准性、审美性:动得口来必须全神贯注、字斟句酌、一丝不苟;表情达意务求身心备至、本真无华、细腻传神,一声一息发自肺腑抵达灵府。这样的“动口”,实际上是更为积极的“动心”;与其说是声情兼备的“读书”,不如说是潜移默化的“铸魂”。

读书还有朱熹老先生未曾意想的一“到”,就是“耳到”即“听诵”,这是颇具时代色彩的“阅读”之法,君不见,从礼堂会场到马路车厢,借助新兴的电子信息技术,这样的“阅读”方式已成为大众阅读的新理念、新常态。文学的“倾听”妙处有三:其一,不限时空与人伴随,合乎当代人行色匆匆的节奏。其二,“传神写照在明眸”,眼能聚神也易伤神;用耳

阅读,便能闭目而养神,好不惬意。其三,视觉阅读直观其象一览无余;听觉阅读依声取象想象无穷,让你大获创造的美感和愉悦。有声阅读如此有利有益,多滋多味,岂非当代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大幸事、要事和快事!

朗诵本是声情物。“感人心者莫先乎情”,尤其诗歌,以抒情见长,声随情出,情以遣声,声情荡漾处,或风起浪卷、山呼海啸,或云卷云舒、微波细澜,声显千姿,情呈百态,如此口诵意动,循环往复,宛如一种超乎艺术、怡养心性的精神“有氧运动”。而声和情又与“气”相关联,气实则情丰,气足则声满;开怀引吭须气贯长虹,柔情百转则气屏声敛;情势急切一气呵成,心烦意乱气断声吞……朗诵至此,已与气功无异,无怪乎日本国民将大声吟诵作为健身锻炼。朗诵一门,使人身心两健,何乐不为?

当今之世,口才日见重要,社会百业,芸芸大众,多有以口才安身立命之需,并渐成“口才造就人才”的共识。朗诵属“口头之才”,又非简单的“大声说话”,仅从字面解释:“朗”,声音清晰明亮;“诵”,情感热切丰富,这便达到了人际沟通、当众演说的理想状态。再说口中之“材”是诗文佳作、语言精华,字字句句极尽声情意蕴之美,这种含英咀华、心口相应的表达艺术,是有声语言的高级形式,只要锲而不舍,砥砺精进,日积月累,必然练就出言不凡、语妙天下的出色口才,由而渐入事业人生的佳境。

朗诵是精美朴实的语言艺术,是便捷简从的文化技能;雅俗共赏,老少咸宜,一人单声或异口同声,既能抒家国情怀,也擅作入耳之娱、表一己衷肠;今日之中国,朗诵已成为大众艺术的台柱子,社会文化的重头戏;它是一门专业,也是一种术业,或将成为职业,更可视作事业,值得一生拥有。

美哉,以人声装点人生!

2015年10月1日